

DOI: 10. 13288/j. 11-2166/r. 2021. 13. 002

# 傅山“心肾相依”治疗特色探讨

杜彩凤<sup>1✉</sup>, 王天芳<sup>2</sup>, 王梓炜<sup>1</sup>, 赵勇<sup>3</sup>, 梁文静<sup>1</sup>

1. 山西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山西省高校园区大学街 121 号, 030619; 2.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3. 山西中医药大学健康服务与管理学院

**[摘要]** “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理论于明清时期日趋完善。傅山论治疾病重视心肾两脏之间的关系, 提出“心肾相克而实相须”的“克中有生”的观点, 主张“治肾正所以治心, 治心即所以治肾”的“心肾相依”学术思想。傅山以“心肾相依”立论, 创立多首方剂, 临证论治妇人月经病、不孕、妊娠病、产后病, 男子虚劳、遗精, 以及呕吐、不寐等诸多疾病多有效验, 为后世所推崇。

**[关键词]** 心肾相依; 傅山; 心肾不交

“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是中医学的重要理论。受中国古代哲学、易学思想的影响, 自先秦以来, 历代医家多将水火、阴阳等概念与人体的脏腑组织官窍的生理、病理状态相对应, 用以解释健康和疾病。明清时期, 有关心肾水火“既济”“未济”的学术理论日趋成熟与完善。

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傅山, 在长期的医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在其传世医书中, 尤以《傅青主女科》《傅青主男科》(下文分别简称《女科》《男科》)为世人所称道, 傅山也被评价为“谈症不落古人窠臼, 制方不失古人准绳”<sup>[1]122</sup>。傅山又自称老庄之徒, 其将其丰富的道家哲学思想与中医理论相融会, 对“心肾相交”的学术思想有所发明创建。他提出了“治肾正所以治心, 治心即所以治肾”<sup>[1]213</sup>, 即“心肾相依”的观点, 并以此立论, 在呕吐、不寐、妇人月经病、不孕、妊娠病、产后病, 以及男子虚劳、遗精等诸多疾病的诊疗中均有所体现。本文以《傅山医学全集》为基础, 探讨其临证诊疗的特色, 以期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傅山学术思想, 指导临床疾病诊疗。

## 1 治肾正所以治心, 治心即所以治肾

傅山在其所著医书中, 对许多病证的论述都体现了他对于心肾两脏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协调统一关系的认识。在治疗方面, 他强调“治肾

正所以治心, 治心即所以治肾也”, 心肾同治, 以平为期, 贵在交通。其具体特点可归纳如下。

### 1.1 水火相济, 注重心肾“克中有生”的关系

“水火者, 阴阳之征兆也”<sup>[2]62</sup>。《庄子·田子方》曰“至阴肃肃, 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 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sup>[3]</sup>, 以阴阳二气上下交通的观念来解释自然界事物的构成和变化<sup>[4]</sup>。傅山秉承这一学术思想, 将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在医学领域加以拓展与延伸, 用于阐释人体心与肾的关系, 提出两脏之间“克中有生”的观点<sup>[5]</sup>。在《傅青主男科·虚劳门》中单列“心肾不交”一篇, 开篇即言“肾, 水脏也; 心, 火脏也”<sup>[1]213</sup>。但当时许多医家仅强调心肾水火之间两相克制的关系。傅山则秉承“水火, 相灭亦相生”<sup>[6]</sup>的观点, 认为之所以两脏合治, 其原因在于心与肾不仅相克而且相须, 乃“克中有生”的关系。

傅山在论治男子“惊惕不安、梦遗精泄”<sup>[1]213</sup>之症时, 认为“心无肾之水则火炽”, 表现为惊惕不安; 而肾阴可向上滋养心阴, 正所谓“心必得肾水以滋润”。故组方选用六味地黄丸之熟地黄、山药、山茱萸, 重在滋补肾精, 使肾水充足, 能向上涵养心阴, 制约过亢之心火, 即“我以(惊惕)为肾之病”“治肾正所以治心”。对于梦遗精泄, 认为“肾无心之火则水寒”, 而心阳可下降温养肾阳, 正所谓“肾必得心火而温暖”, 故以人参、茯神、酸枣仁、柏子仁、远志、菖蒲等治心, 且妙在“治肾之药少于治心之味”, 强调若在上之心君谧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904247); 山西省教育厅科技创新项目(2019L0725)

✉ 通讯作者: ducaifeng1020@163.com, 15003468806

静,则在下之肾气自安,精关固摄,则梦遗滑精之症可除,此即梦遗精泄“为心之病”“治心即所以治肾也”<sup>[1]213</sup>。同样,在《男科》治疗“心惊不安,夜卧不睡”时,傅山亦认为“此心病而实肾病也,宜心肾兼治”<sup>[1]233</sup>。治疗时方中除以人参、当归、茯神、麦冬等养心安神外,另加黄连,其味苦性寒,归心经以泻其火;更用熟地黄、山茱萸等补肾之药,其妙用在于肾水足则可上济于心以防心火过亢,心肾交通则惊悸、不寐之症自除,实乃心肾兼治、上病下治之法。

### 1.2 君相相生,注重心肾阳气相助

《素问·天元纪大论篇》中即有“君火以明,相火以位”<sup>[2]531</sup>之说。在五行之中,只有“火”独言君相,其中,“轻清而光焰于上者,火之明也;重实而温蓄于下者,火之位也”<sup>[7]34</sup>。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位于上,为君火。肾为先天之本,内寓真阳,位于下,为相火。君火统率相火,相火为君火之根基。君相二火,上下升降,统领一身之阴阳气血,共同温养脏腑,维持人体的健康。在疾病情况下,亦可相互为患。若君相火旺,如《景岳全书·遗精》所言“君火摇于上,相火炽于下,则水不能藏而精随以泄”<sup>[7]650</sup>。若上下二火不足,相火虚衰,心神失养,以致君不主令,不能统下身之关窍,故遗尿、滑精、女子带下、二便不禁等临床病症则较为常见。

傅山依据君相二火的关系,主张若因心肾阳气亏虚,则只有温补君相二火,才能使两脏阳气相助。在《傅青主男科·虚劳门》中,强调男子精滑梦遗之症世人以为肾虚也,其实“不独肾病也,心病也,宜心肾兼治”,用药主张“欲补肾火,必须补心火,则水火相济也”<sup>[1]213</sup>。故而选用巴戟天、肉苁蓉、附子、鹿茸等药物,重在温补肾中相火;同时,认为“肾火虚由于心火虚也”,若仅补肾火而不助心火,则“反增上焦枯竭”,但心乃阳中之阳,五行属火,纵使补益亦不可太过,故选用人参、茯苓、柏子仁、远志、酸枣仁等,旨在益气养心;并佐以麦冬、五味子等清心之品,防止火太过而有伤阴之弊。全方心肾同治,相火生而君火旺。

### 1.3 上下交通,注重心肾上下气交

《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sup>[2]292</sup>,天地阴阳二气相互感应而交合的过程就是自然界的“气交”<sup>[8]</sup>。道法自然,天人相应,人体的“气交”亦有赖于气机的升降出入运动,主要表现为各脏腑的

功能活动及脏腑、经络、组织之间的协调关系<sup>[9]</sup>。其中,心气之降,肾气之升,心肾两脏一升一降的气机运动,是维持人体内外环境平衡的重要保证。在明代《慎斋遗书》中被赋予“心肾相交”之名,曰“心肾相交,全凭升降”<sup>[10]</sup>。

傅山认为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之证,治疗的关键在于补益心肾,使心肾之气足,则其气两相交合。如在《女科》中治疗妇人“行经之前一日,大便先出血”<sup>[1]139</sup>时,认为出血虽在大肠,实乃“胞胎之血,两无所归”,血不归经之象。由于胞胎系于心肾,故经前大便出血,经水妄行,究其原因在于“心肾二经之气,不来照摄”,即心肾两不相交所致。傅山创方贵在大补心与肾,使心肾之气交,而不仅是考虑胞胎的治疗。然心肾两脏倘若相安无事,心肾之气上下交通,其气不离,则胞胎之气归于心肾二经统摄,经自顺矣,故将本方命名为顺经两安汤。在《男科》治疗“心惊不安、夜卧不睡”<sup>[1]23</sup>时,也强调“心惊,乃肾气不入于心也;不寐,乃心气不归于肾也”,因此除使用人参、茯神、远志、菖蒲等益气养心之品外,还选用熟地黄、山茱萸等以补肾气,心肾同治,使肾气通于心,心气交于肾,则心惊不安与不寐之症可同治之。

### 1.4 精神相依,注重保养肾精

《管子·内业》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sup>[11]</sup>“精”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禀承于父母的生殖之精,亦有赖于后天脾胃的水谷精微不断充养。“神”乃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人体精与神之间具有互根互用、相互转化的关系,故称“精神互用”<sup>[12]</sup>。《灵枢·本神》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sup>[2]934</sup>父母媾精成胎,神舍于心形成生命;出生之后,仍有赖于精气的不断充养,如明代汪绮石《理虚元鉴》所言“夫心主血而藏神者也,肾主志而藏精者也。以先天生成之体质论,则精生气,气生神;以后天运用之主宰论,则神役气,气役精”<sup>[13]</sup>。

傅山在《女科》论“少妇产后血崩”<sup>[1]161-162</sup>之症时,认为少妇新产,虽半月有余,但胞宫尚未完全复旧,即使恶露已净,断不可不慎房帙。若此时贪图欢爱,大行房事,则精泄而神无所依附,神随精而外脱,以致血崩昏晕、目见鬼神之状。由于肾既能藏精又主司开阖而泄精于体外,心主血脉而藏神,故认为此乃心肾两伤之证。此等之症,全由产妇不知慎养,纵欲无度所致。然急救之法,贵在补气以回元阳,重用人参、白术、附子;气回则自

可摄血以归神,辅以当归、酸枣仁以养血安神;加用熟地黄、山药、山茱萸生精以续命。

## 2 从心肾与他脏关系论治

中医学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腑之间在生理情况下相互协同,在病理情况下亦可相互影响。傅山诊病尤重脏腑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认为交通心肾贵在人体气机升降出入正常,又因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脾升胃降,为人体气机之枢纽,故往往在心肾同治的基础上,辅以调肝、健脾之品;另一方面,反复强调“胞胎系于心肾”“肾火生脾土”“心火生胃土”的观点,主张胞胎、脾胃等脏腑的病变也可以通过交通心肾加以治疗。

### 2.1 心肾之病治在他脏

2.1.1 调肝以交通心肾 肝,五行属木,藏血而主疏泄,体阴而用阳。肝与心、肾两脏之间均表现出“生中有克”的关系。肝为肾之子,肾藏精为先天之本,肝有赖于肾的涵养而疏泄有度,肾亦有赖于肝的疏泄而气化有常。肝为心之母,心主血脉而藏神,心血充足,则肝有所藏而疏泄有度;肝气调达,则能助心行血。女子以肝为先天,有余于气,不足于血,又常被忧思恼怒七情所困,故经、带、胎、产诸疾虽因心肾不交所致,傅山亦多主张调肝气、养肝血的治肝之法。在《女科》中,论治“经前大便下血”之症<sup>[1]139</sup>时,就从“肝乃肾之子,心之母”立论,创顺经两安汤,使“肝气往来于心肾之间,自然上引心而下入于肾,下引肾而上入于心,不啻介绍之助也”,创立了治肝以沟通心肾之法,并指出此法“不特调经而然也”。

在种子篇,强调“妇人之有子”<sup>[1]143</sup>,必然心、脾、肾三部脉从容和缓、柔和有力,一有郁滞则难以成胎。然女子多气,素来易为情所困,若肝失条达,气机郁结,必然气血不和,经血不调,临床多难以受孕,故创开郁种玉汤。方中重用白芍柔肝缓急,合当归、香附以疏肝养血,全方妙在通过解肝气之郁,而使心肾之气交通,胞胎门户自启。对于大怒导致小产堕胎之后,患者仍感腹痛不止者,亦认为其原因在于“心肾未接”,寻其根本,则因重“伤肝气”,然“肾交心,必先补肝,而后肾之气始可交于心之中”<sup>[14]</sup>,故立方之旨在于补肝血、平肝气以交通心肾,创引气归血汤。

2.1.2 健运脾胃以交通心肾 脾胃为后天之本,食入于胃,运行于脾,乃生水谷之精,既可补养先天肾精,又能生血养心。精血充盈,自然能促进心肾交合<sup>[15]</sup>。再者,脾胃位居中州,脾主升,胃主

降,是人体气机运行的重要枢纽<sup>[16]</sup>。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不仅是心肾两脏功能的协调,还有赖于脾胃后天生化之功和气机的升降协调运动。黄元御在《四圣心源》中记载“中气者,和济水火之机”“中气衰则升降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sup>[17]</sup>。故傅山论治男子“心惊不安,夜卧不睡”<sup>[1]233</sup>,全方除交通心肾的药物外,还重用人参、甘草温补脾胃,用砂仁行脾胃之气,通过脾胃之气的健运,使心肾之气相通,则诸症得除。

### 2.2 他脏之病治在心肾

2.2.1 胞胎系于心肾 胞宫是女性重要的内生殖器官,是妇女排出月经和孕育胎儿的场所。心肾同为少阴经所属,经络循行上亦相互交通<sup>[18]</sup>,且都有经络直接联系胞宫。《素问·评热病论篇》曰:“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sup>[2]292</sup>,《素问·奇病论篇》亦曰“胞络者系于肾”<sup>[2]392</sup>。胞宫的功能正常与否和心、肾两脏之间是否协调有着密切的联系。傅山在《女科》一书中多次提及胞胎与心肾的关系,在《傅青主女科·调经门》中指出“胞胎之系,上通心而下通肾”,若心肾不交,藏泻无度,“则胞胎之血,两无所归”<sup>[1]139</sup>,临床可见出血类疾病。在《傅青主女科·种子门》<sup>[1]141-142</sup>中阐释妇人“下部冰冷不受孕”的病机时,又提到“盖胞胎居于心肾之间,上系于心而下系于肾”,其所言“寒冰之地,不生草木;重阴之渊,不长鱼龙”,实指胞宫虚寒。然胞胎系于心肾,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和生殖,心为君主之官,主司神明和血脉,统辖一身上下,只有心肾两脏协同,方能主宰胞宫孕育胚胎的功能。若君相二火衰微,心肾两脏寒则胞胎亦寒,故下部冰冷而难以受孕。寒者热之,虚者补之,治胞胎之寒,则必须温补君相二火,故创温胞饮。方中重用巴戟天一两为君以温助肾阳,《本草正义》曰“巴戟隆冬不凋,味辛气温,专入肾家为鼓舞阳气之用”<sup>[19]</sup>,经盐水浸后,其入肾补火之功尤佳;合肉桂、补骨脂、附子入心肾二经,补命门真火又益心阳,益火消阴,使心肾火温而胞胎之寒自散;并佐以人参、菟丝子、山药、芡实等益气养精之品,使火旺而精不伤,阳回而血亦沛,共奏温补心肾、祛寒除冷、摄精受孕之功。温胞饮虽言暖在胞宫,然实则治在心肾二脏。

2.2.2 肾火生脾土,心火生胃土 除了健运脾胃以交通心肾外,傅山还主张通过温补心肾之火以暖脾胃。其把“火能生土”的传统理论明确为“肾火生脾土”“心火生胃土”。依据患者食欲是否正常,食后是否有脘腹胀满等不适判断其病位在脾、

在胃之不同,指出“凡人能食,而食不化者,乃胃不病而脾病也”<sup>[1]222</sup>,相反,若“人不能食,食之而安然者,乃脾不病而胃病也”<sup>[1]222</sup>。胃之虚寒,当补心火;脾之虚寒,当补肾火。女子因脾胃虚寒,纳运失司,胞宫失养,临证可见食少不孕之症,即使勉强受孕,亦可因带脉无力而致胎落。故在治疗时主张“胃土非心火不能生,脾土非肾火不能化”<sup>[1]142</sup>,方用温土毓麟汤。此方之妙在于以温补脾胃为主,又兼补命门和心包络之火,旨在通过补心肾二经之火而治脾胃之虚寒。

### 3 小结

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是对心肾两脏关系协调平衡的最佳概括。明清之后,对心肾两脏在疾病状态下的关系,尤其在虚劳病证方面,多阐述为心火不能下交于肾,肾水不能上济于心的心肾阴虚火旺之证。实则心肾不交可以广义理解为心肾阴阳、精神、气血的不交<sup>[20]</sup>。纵览傅山医学著作,立足心肾两脏的关系,提出了心肾相克而实相须的“心肾相依”理论,临证主张心肾合治,尤重心肾之气,气足则两合,气足则火生,并借助肝脾的疏泄升降之功以助心肾相交,调节水火阴阳之动态平衡,创立多首方剂,临证多有效验,为后世所推崇。

### 参考文献

- [1]傅山. 傅山医学全集[M]. 李树德,校考.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 [2]黄帝内经[M]. 姚春鹏,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3]庄子[M]. 孙通海,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80.
- [4]卢祥运. 《周易》铸就中国文化三大传统[J]. 贵州社会科学 2020(2): 47-54.

- [5]侯文正. 傅山传[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7: 226-227.
- [6]班固. 汉书[M]. 颜师古,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1378.
- [7]张景岳. 景岳全书[M]. 李继明,王大淳,王小平,等,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7.
- [8]魏雅川,卢贺起,闫慧,等. “气交”是中医不可忽略的概念[J]. 辽宁中医杂志 2006 33(12): 1566-1567.
- [9]杨方尧. 《傅青主女科》方剂配伍理论与升降相因学说[J]. 中医杂志 1998 39(9): 521-522.
- [10]周之千. 慎斋遗书[M]. 熊俊,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9.
- [11]管子[M]. 李山,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72.
- [12]陈玉峰,郑洪新. 论中医“精”“神”一体观[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2 14(5): 86-89.
- [13]汪绮石. 理虚元鉴[M]. 谭克陶,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26.
- [14]陈士铎. 本草新编[M]. 柳长华,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103.
- [15]夏桂成. 夏桂成实用中医妇科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8.
- [16]王洪图,贺娟,翟双庆,等. 脾胃枢对五脏藏神调节的研究述评[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2 25(2): 1-4.
- [17]黄元御. 四圣心源[M]. 李玉宾,校.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 52-53.
- [18]李鹤,蒋燕. 《中医基础理论》教材中“心肾相交”“心肾不交”概念的辨析[J]. 中医教育 2011 30(3): 67-69.
- [19]张山雷. 本草正义[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3: 34.
- [20]赵唯含,杜金行. 心肾不交理论在中医现代临床中的应用[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2 27(10): 2621-2624.

### FU Shan's Characteristic of "Heart-kidney Interdependence" Therapy

DU Caifeng<sup>1</sup>, WANG Tianfang<sup>2</sup>, WANG Ziwei<sup>1</sup>, ZHAO Yong<sup>3</sup>, LIANG Wenjing<sup>1</sup>

1. College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19; 2.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 School of Health Service and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Heart-kidney interaction” and “water-fire harmonization” as important theor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ve become mature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en treating diseases, FU Shan lays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eart and kidney and puts forward the “mutual promotion within restraint” theory meaning that “there is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heart and kidney though one restricts to the other”; with the idea of “heart-kidney interdependence”, he advocates that the treatment of the heart can help to treat the kidney and vice versa. Based on the “heart-kidney interdependence” theory, he develops many effective formulas in treating menstrual disease, infertility, pregnancy disease and postpartum disease, men's fatigue and spermatorrhea, vomiting, insomnia and many other diseases.

**Keywords** heart-kidney interdependence; FU Shan; heart-kidney non-interaction

(收稿日期: 2021-03-26; 修回日期: 2021-04-28)

[编辑: 贾维娜]